

第一百六十一回

卢沟桥日军挑衅 廿九军勇士抗敌

卢沟桥下的卢沟河经北京西郊东北的卢狮山自西向东流淌，由于河道经常迁移，致使河水不断泛滥，故又称无定河。到清康熙年间，河道疏浚，两岸筑堤，始更名永定河。河上曾建有小桥与浮桥，1189年开始建石桥，到1192年建成，这就是历时800余年后至今仍保持其原貌的卢沟桥。

卢沟桥上的“卢沟晓月”是金代燕京八景之一，从明代画家王绂所绘《卢沟晓月》图上可见当时这里的壮丽景色。卢沟桥不仅景色秀美，而且也因其军事战略位置的重要而闻名。远在战国时期，这里便是燕蓟通往华北的交通要道。明末崇祯年间在桥东建拱极城以保卫京城。北洋政府倒台后，宛平县署迁入城内，改名宛平城。此城完全为作战而筑，城内无街巷市场，仅有东、西两城门，并都建有瓮城和城楼，城四周有角台，角台上盖有角楼。南北城墙的正中各有中心台一座，台上盖有了望楼。城墙上盖有兵房，城墙顶上四周外侧均有垛口，垛口上有了望眼，下有射孔。整个城体厚实，便于防守。

清朝末年，京汉铁路经此路过，在卢沟桥北数百米处修有铁路桥一座，而行人车辆仍经卢沟桥上的平保公路通过。

因其如此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卢沟桥便成为日寇全面侵华的突破口。

早在1934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便密召昭和军阀骨干，研

究侵华作战计划。指定的作战计划的起草人之一是“樱花会”的活跃人物长勇将军和曾制订征服“满洲”计划的石原莞尔。1936年3月，裕仁又指令闲院宫载仁亲王和少数几个亲信军官把长勇等制订的计划修改成一个更为详尽的全面侵华作战计划，要求该计划不仅能打败中国，而且能威慑西方列强不致干涉。在这份仅有几名亲信军官才知道的核心机密中，不仅明确地规定了全面侵华的突破口在卢沟桥，而且规定了其行动方式是夜间军事演习。因为，自日寇1935年在华北挑起事变后，华北北部已大部伪化，北平受日、伪势力包围，几成孤城，仅剩卢沟桥成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控制了北平，也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华北。

尽管这份计划只有几个亲信知道，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七·七”事变以前，便在东京盛传：“不久华北将要发生什么事！”七七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为实现这份计划，日军在华北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以刺探情报。这些特务机关在各地架设电台公开活动，中国当时的地方当局竟无能为力，只能熟视无睹。

为了准备战争，日军还连续不断地派人到华北“视察”“旅行”。从1936年5月至1937年夏季先后来华北视察的有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中将、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和参谋本部第七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公平匡武少佐和井本熊男大尉。公平少佐和井本大尉来华北后，乘汽车到处“旅游”。他们在北平“视察”了二十九军的西苑、北苑、清河、南苑驻地部队的装备与防务，还到卢沟桥察看了永定河西岸和长辛店西北地区，并以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与实地进行对照。

面对日益频繁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活动，中国官兵亦

有所察觉。当时驻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的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该军辖 4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1 个特务旅，并把地方保安部队编为两个保安旅，总兵力不下 10 万。二十九军相机调整了卢沟桥地区的兵力部署，以防不测。当时驻在卢沟桥附近的是冯治安部三十七师，该部何基沣一一〇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1936 年春为加强卢沟桥地区的防务，一一〇旅的吉星文二一九团奉令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团部与一、二营驻距桥西五六里的长辛店。宛平城中留有金振中的加强第三营扼守卢沟桥。该营有步兵 4 个连、轻重迫击炮各 1 连和重机枪连，共官兵 1400 余名。该营接防后，看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地区频繁活动，料定战事将近，因而对部队进行了临战部署。即以第十一连置于铁路东段及其以北回龙庙一线；以第十二连置于宛平城西南角至南河岔一带；以第九连置宛平城内；以第十连为预备队置桥西大王庙内。将重迫击炮连置于铁桥西部，负责歼灭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将轻迫击炮连置于宛平城东门内，便于支援各部。将重机枪连置于城内东南、东北两城角，以便支援前方战事。兵力部署就绪后，金振中营长即对所部官兵进行战前思想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全营官兵牢记“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并命令官兵在开饭前、睡觉前必须朗诵一遍才能就餐入睡，以增强部队的战备观念。

面对中国军队的戒备，日军一方面增加兵力，另一方面则企图以和平“攻势”逼卢沟桥地区的军政官员就范。但多数国民党军政官员是具有爱国之心的，因此都不愿奴颜事敌。

1936 年 6 月，二十九军军部通知中国方面驻平各部团以上军官于 6 日上午 10 时到中南海怀仁堂与日军驻平各部连以上军官联欢。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继宋哲元讲话之

后，大讲中日同文同种，应力求亲善。继而合影，每个中国军官旁均安插一个日军军官。接着主持人宣布宴会开始，每桌 8 至 10 人，中日军官分主宾入席。酒过三巡，日军顾问松岛突发奇想，始而跳起日本舞，继而舞起“倭刀”，刀舞人动呼呼有声。这情景使中国军官们立时联想起了中国古代的“鸿门宴”，他们个个义愤填膺，跃跃欲试。这时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轻声告诉邻座的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情况看来不妙，你也上去助兴吧，你是打拳还是耍刀？”董升堂胸有成竹地说：“先打拳，后耍刀。”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于是董旅长跳到席位中间，打了一套得心应手的当时流行于西北军中的八卦拳。日本人又以一人打一人唱来呼应。当时坐在一旁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心情十分激动，想到在我中华土地，怎容得下小日本如此目中无人，当即在酒席前打了一套幼时所学的花拳，博得阵阵掌声，与李致远旅长舞拳的同时，何基沣旅长情不自禁地跳上桌子高唱《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之后，董升堂又舞了一回大刀，李旅长又用柳叶刀耍了一趟娴熟的“滚堂刀”。日本军官见在武术上他们占不了上风，便又较酒。中国军官也不让步，无论是中国花雕还是日本清酒，都一碗一碗地干，不胜酒力者，到厕所吐净后再干，反正一个心愿：即使醉死，也不给咱中国人丢脸。较酒，日本看看仍没有获胜的希望，他们又提出比字。日本人先写大字一张，中方在坐的有前北洋军阀吴佩孚，这位唯一的秀才出身的前北洋军阀早对日本军官的行为看不顺眼，当即挥笔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一行大字，真可谓龙飞凤舞气势不凡。日人见又矮一着，老羞成怒，将宋哲元军长、秦德纯副军长举起来，喊着号子。我方军官

也不示弱，把敌酋松室孝良、松岛、边村旅团长等一一举起，彼此使个眼色，把他们脱手上抛，然后接着。那情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见此，双方长官宣布宴会结束。二十九军军官才心怀愤怒地走出了怀仁堂。之后日军顾问又以日本妓女陪酒等手段企图拉拢二十九军部分军官，均遭拒绝。

日寇见中国军官威武不屈，又打上了文官的主意。日寇为加紧扩大对华战争，企图在丰台北的大井村修建机场。日军的行为不仅遭到当地居民的坚决反对，也受到宛平县地方官员的抵制。

1937年初，驻扎在丰台的日本驻屯军参谋桑岛带着事先绘制的大井村地形图，到宛平县署，要求按图割地，那口气还十分硬：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并扬言要立即圈地打桩。然而哪曾想新上任的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也非等闲之辈，就是不吃他这一套，硬是给顶了回去。

王冷斋福建福州人氏。早年曾就读于福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前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参加讨伐张勋复辟，随即在北洋政府供职。20年代开始弃武就文，在北京创办《京津晚报》和远东通讯社。因其禀性刚直，与邵飘萍揭露当政者的贿选活动而被通缉，曾逃匿于津、沪一带。1935年冬应北平市长秦德纯之邀，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兼宣传室主任。1936年兼任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和宛平县县长。

桑岛被王冷斋硬顶了回来，心里老大的不痛快。他回去向上司一说，上司都不相信中国地方官会这么强硬。随后日本人又软磨硬泡，都被王冷斋严辞拒绝。

及至1937年3月，原北平日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因故调回本土，松井久太郎受命接任。松井久太郎，日本福冈县人，日本陆军学校第二十二期生。早年曾在海参崴及西伯利亚各地从事

特务活动，后任日本驻华关东军参谋。他接任北平特务机关长职后，被冀察当局聘为顾问。他打着“中日亲善”的幌子，频繁地奔走于平、津及通州之间，进行各种阴谋活动。

当松井闻知王冷斋等地方官的态度后，觉得大日本帝国的军威受到了影响，心中很为不满，但很快他冷漠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不久，在宛平县署王冷斋的写字台上摆上了一张松井久太郎的请柬。王冷斋联想到近几个月来日军的行为，思考再三，决定赴宴。

王冷斋一行来到北平特务机关驻地，松井及其随员那过分热情的样子使王冷斋觉得很别扭。果然不出王冷斋所料，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松井虽一边仍频频举杯祝中日“友好”、“亲善”，一边却示意其秘书斋藤拿出大井村地形图及其“协议”文书，要王冷斋当场签字。王冷斋虽几杯酒下肚，心里却明白得很，尤其是他看到这大井村地形图就是桑岛出示的那张后，联想到往日日军官兵的骄横，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啪”地一声拍案而起：“我是应邀赴宴，可不是来谈判的。若在此谈大井村土地事，那我们只有退席！”松井未料到王冷斋会马上给他下不了台，十分尴尬。松井借着酒的燥热，厚着脸皮自寻台阶：“不谈此事，不谈此事，咱们跳舞。”随即向屏风后击掌两下，音乐声起，一群舞女迤迤而出。王冷斋一示意，一行人目不斜视地走出了这污浊而又令人生厌的地方。

1937年7月6日，大雨滂沱。日本驻屯军驻丰台部队不顾道路泥泞，又一次在铁路桥东北龙王庙前的演习场地上，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

提起这越来越频繁的日本军人的军事演习，驻守在卢沟桥畔

的二十九军官兵早就窝着一肚子火。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来日军气势更是嚣张。中国士兵们老是不明白：为什么任由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横行。知情者也只有长叹一口气：这都是清朝政府的无能所致。早在 1902 年 7 月 15 日各国公使致清政府要求扩大“驻兵权”的照会中，确曾有过“该军队有操练打靶及野外大操之权”的说法，腐败的清廷也屈辱地承诺过这一要求。

但细察照会全文，天津以外各国驻军并无此项权利，即使天津驻军根据照会规定实弹演习，也应先告知中国方面知晓。然而日军方面根本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腐败的清朝自不必说，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他们也依然我行我素。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演习次数不仅频繁，而且政治目的日益明显。特别是当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政人员的拒绝之后，其狼子野心更是日渐膨胀，锋芒毕露，并将进攻目标直指卢沟桥。

此时，但见日军士兵一个个猫腰冲锋，炮兵紧张地构筑工事，装甲兵驾着战车也向古老的卢沟桥碾压而来。

与此同时，日军的另一支部队开到宛平城东门外，借口要到长辛店地区演习，要求通过宛平城。驻守在东门内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三营轻迫击炮连的官兵坚持不让通过。日军虽恼火，但也奈何不得，便赖在城外不肯离去，并在城外以城内为目标构筑简易工事。

轻迫击炮连的官兵也不示弱，拿上火器登上城垛，目视日军行动。双方如此对峙了 10 多个小时。

日军见中国军队毫无让步的意思，看看天色将晚，如果打将起来，未必能占到便宜，只好悻悻然借着夜色悄然退去。

这一天，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也确实有点紧张，初以为日本军队今天就要干起来，但后来见日军退去，凭着他多年的戎马生

涯所积累的经验料定：日军不可能善罢甘休，大的战事很可能就要降临。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长辛店二一九团吉星文的团部响起。

吉星文拿起话筒一听，是何旅长。

何旅长没有往日的客套，电话里只简短地向二一九团命令：“因近日来日军演习反常，你们要密切注意监视，必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坚决予以回击。”

何基沣对吉星文是放心的，也是了解的。

吉星文，字绍武，河南扶沟县吕潭镇人。生于 1910 年 2 月 1 日。河南山东一带民间尚武，吉星文幼时便喜使枪弄棒。1923 年在县立中学初中肄业，见中原混乱，民不聊生，决心投笔从戎，在族叔吉鸿昌部充任学兵。1925 年 2 月，因其吃得苦，军事技术过硬，升任李鸣钟旅工兵营排长。1926 年 1 月，调升陆军第四旅骑兵营中尉排长，同年 7 月，升任连长。1928 年 11 月再度升为少校营长。之后驻防华北。1933 年长城抗战喜峰口之役，吉星文的大刀不知削掉了多少侵略者的头颅，斩断了多少贪婪的魔爪。因此他和他的营受到宋哲元军长的特令嘉奖。吉星文也于年底升任二十九团团长。1936 年，吉星文经请求参加军校高级班第五期学习，1937 年 6 月 16 日刚刚结业返回宛平防地。

吉星文放下电话，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这 20 多天里所见所闻，深感国事艰辛，痛恨日军横行。他心想：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吉星文七尺须眉，岂能让小日本如此猖狂。好了，现在上面发令，看来是我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

他越想越激动，马上摇起电话，找驻守宛平城的金振中营长。金振中营长也是一位爱国的青年军官，河南固始人。1904

年出生于贫穷之家。20岁那年投入西北军冯玉祥麾下，曾被选送到张自忠任校长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之后历任排、连、营长。

说起金振中勇敢善战，那确实名不虚传。

1933年喜峰口战役中，他身先士卒，率部夺回烟筒山，立了大功，并受到师长冯治安的嘉奖。

1936年他又带领全营打先锋，冲入敌穴斋堂村，捣毁了由汉奸临时拼凑的“冀西防共自治政府”，俘敌千余，获特等奖。

金振中营长在接防卢沟桥之前，曾请示过他十分信赖的冯治安师长。金振中说：“目前日军在宛平和卢沟桥不分昼夜地挑衅，如果他们还要进一步攻桥占城，到时我们应如何应付？”冯师长沉吟片刻道：“我们作为国家军人，既要照南京政府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的利益。平津是我国著名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甚为关注。若稍有不当，即会遭国人唾弃。当然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开支，而且还可壮大实力。因此与日军一战，虽是在所难免，然而越往后推越好，望你好自为之。”

金振中当即向冯师长表示：“师长的训示，在下一一定铭记。我一定以不惹事、不怕事的原则维持目前局势。但倘若日军硬攻，我必抱定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以维护本军声誉，以报答全国同胞。”

接到吉团长的电话命令后，金振中营长料到战事已经迫近。此时的他，既紧张又兴奋，他马上叫传令兵到各连通知排以上军官到营部开会。

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军官们到齐了。大家心里都明白：窝在心里的火到爆发的时候了。

营长严肃而镇静地扫视了这批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军官们从营长那传神的目光中，体会出了那特重的分量。到了这时，任何平时的寒暄都显多余。金振中营长一字一顿地传达完上级的命令。他要大家回去以后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并再三强调如果日军先开枪，我们就坚决回击，而且待敌人进到百米射程之内才开枪，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照说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一场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的战火却即将由此燃烧。

这天，卢沟桥上，显得非常的静，这静使人觉得有点反常。只有具备战争经验的人才会察觉到，这是大战前短暂的宁静。

果然，上午9时，一队荷枪实弹的日军又来到卢沟桥北开始了演习。何基沣旅长马上将这一情况向还在保定的师长冯治安作了汇报，并催其速回北平。冯师长也感到情况不妙，火速由保定返平，亲临卢沟桥地区再次检查防务。

下午，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八中队，在队长清水节郎的率领下，径直来到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

龙王庙内担任守卫任务的士兵警惕性很高，厉声喝问：“你们要干什么？”清水节郎强作镇静地答道：“我们要举行夜间演习，演习的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阵地攻击，夜间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在黎明时突袭。”

哨兵一想，如果放行，难料日军会不会在夜间制造事端。须知龙王庙、宛平城、大瓦窑几乎成等腰三角形，各距千米之遥。日军此行定不怀好意。

见中国军人不仅警惕性高，而且看来是有准备的样子，清水也不敢以百多号人去硬闯，于是八中队在宛平城外迟迟不撤，并加紧构筑工事。

日军的行为引起了宛平驻军及县府官员的高度注意，为防万一，宛平县警察局在天黑前便早早地关上了东门，不许出入。宛平城的正当行为使蛮横无理的清水节郎怒火中烧，清水孤注一掷地下令夜间演习开始。

其时暮色已经降临，时间刚好是 7 点 30 分。

日军部分军官带着部分队伍作为假想敌朝东面开去，待天完全黑下以后，清水所部便向假想敌所在的东面运动。

由于连日下雨，天上没有星光，但夏天的夜色并不那么漆黑，朦胧中的宛平城若隐若现。

此时的城内城外，依然那么的静，但剑拔弩张的局势，双方都明白。

日军为什么在此时非要搞夜间军事演习呢？战后，日军方面辩护说：“日军的夜间演习是因为每年 7 月间为日本连操练的校阅时期，为了实施预习演练，即不得不利用卢沟桥畔的空地。因为日军的丰台军营，是 1936 年在丰台车站附近沿铁路按照贫民房屋的式样而建筑的，军营附近全然无空地可供练兵之用，因此必须到远离二三公里的荒地去练兵。”

然而问题在于，以往为何不在此处演习？明知此处为中国军队戒严区域，却偏偏在此夜间演习，其挑衅目的不是很明显？

王冷斋断定：这是日军想挑起事端。

果然，日军以“士兵失踪”为由开始发难。所谓“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在丰台日本驻屯军第八中队一小队野地伊七小队长手下服役，是个刚入伍 3 个月的新兵。这天晚上的演习他被命担任传令兵。由于天雨路滑，无实战经验，他在传令时，辨不清方向，走错了路，离开了大队。

志村菊次郎急得直想哭。而小队长发现突然不见了一个人，

更着急。因为中国军民对日军频繁的军事演习已渐生恶感，说不定是哪个中国军人已经把志村菊次郎干掉了。

他越想越觉得大意不得，赶紧向随队演习的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报告，清水也觉得此事并不简单，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作了汇报。正在此时，野地伊七小队长跑步前来报告：失踪的士兵刚才迷了路，现已平安归来。

一木清直马上想到，可否利用此事作一篇文章呢？他当即意味深长地手抚战刀对清水节郎说道：“干吧！”

清水节郎也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带着几个人消失在夜幕中。

清水一行悄悄地接近卢沟桥东侧约 10 米左右时，一个士兵突然低声道：“报告中队长 敌人 ……”

几个人顺着那手势朝前望去，在昏暗的夜空里，好半天才发觉在不远的桥头上有两个人影。

清水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侦察桥头上的情况，顺便抓两个中国军人回去，他见只有两个游动哨，不觉暗自叫好。“喂，扩大间隔，悄悄地靠近，抓住那两个家伙。”

然而清水等的行动引起窸窣的声响，被桥头上另外的暗哨发觉了。

几个中国兵从桥头走出，厉声喝道：

“口令！”

清水一听，糟了！当即以不太熟练的中国话答道：“日本人。”随即先发制人地问道：

“你们这里有一个日本兵没有？他在这边迷失方向了。”

中国兵答道：“没见过。”

清水一行只好没趣地退去。

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并不甘心，决定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

进攻。

晚上 10 点半左右，日军演习场上一阵枪声。这枪声在寂静的夜幕下是那么的刺耳，它唤起了宛平守军的密切注意。

一会儿，几名日军再次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

守城官兵当即拒绝道：我方部队正在睡觉，枪声响自城外，不是我们放的，至于丢失的士兵更与我方无关。我们执行上级命令，不能开城门！

日军立即包围了县城，并鸣枪向我方示威。同时，清水节郎派岩谷曹长向已回丰台的一木清直报告，要求派兵支援。

一木清直此时正集合大队主力准备增援，同时打电话向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华北驻屯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报告。牟田一边命一木带队前往卢沟桥现场指挥，一边向松井久太郎通气。

松井在晚间 12 时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挂电话，要求进宛平城搜寻失兵。

北平市长秦德纯当即答复：“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免生误会。即使要找，也要等天亮后再说。”

松井对秦德纯的答复极不满意，便撕破了那层虚伪的面皮，在电话中威胁道：“如不允许我方进城搜查，我们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秦市长一边仍予严辞拒绝，同时通知在丰台、宛平的冯师长、何旅长、吉团长，要求部队一方面准备迎战，另一方面也指示王冷斋查明有无日军士兵。

8 日凌晨 2 时，日军的阴谋仍在进行。

牟田与松井商议：占领宛平城东门，以利交涉，并派副联队长森田彻前去指挥部队。另外，派一步兵中队和一机枪小队与中

国方面的调停人员一起，进入宛平东门；调 3 大队主力 500 人、炮 6 门集结在桥西南，做随时开战的准备，同时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派了代表与日方代表一起到宛平城调查。

日方代表夺平首先要求东门的中国守军退到西门后再调查、交涉。王冷斋等中方代表觉得日方代表太骄横无理予以拒绝。

谈判尚无结果，枪炮声却响彻了夜空。

8 日凌晨 5 时 30 分，一木清直下令向宛平城攻击，顿时枪炮声响成一片。一颗颗炮弹落在县府、民房……

此时在铁路桥东头，一木清直带队排成四路纵队正气势汹汹地扑来。

这时在桥头担任值勤的军官是申仲明排长，看着越来越逼近的日军，申排长一步也不后退。

申仲明是共产党员，早在 1935 年他就在北平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 米，10 米。

日军见申排长巍然屹立，便向申排长发了一阵乱枪。血顺着申排长的嘴角、胸口、大腿流淌，申排长瞪着怒目，注视着侵略者，徐徐地倒下了。

申排长的鲜血激怒了桥头的中国官兵，他们在李毅岑排长的指挥下，操起机关枪、步枪向几百名日军射出了一排排、一串串仇恨的子弹。近了，就抡起大刀与敌人肉搏。

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天亮，日军在东河堤下丢下 200 多具尸体，我军两个排的勇士也只剩下 8 个人，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欲知卢沟桥战事发展情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二回

共产党号召抗日 佟麟阁南苑捐躯

书接上回，卢沟桥战斗激烈非常，中日互有伤亡。二十九军官兵尤其英勇顽强，士兵们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战友，他们把仇恨凝聚在枪口，咬紧牙关，瞪着血红的眼睛，向敌人射去了一排排复仇的子弹。

日军欺我宛平城内只有第九连一个连的兵力，妄想一举突破防线，占领宛平城。密集的炮火之后，未等硝烟散尽，日军的 9 辆坦克便向我军阵地碾轧过来。

九连官兵硬是用手中的步枪、机枪、手榴弹把这些铁“乌龟”全部打退。

到黄昏时分，二十九军官兵已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入夜，胆战心惊的日军预感形势不妙，中止了进攻，向后方退缩。这时，充满硝烟的战场在夜幕下一片寂静。

城内，二一九团正按旅长何基沣的意图，组织突击队，准备与西苑的二二〇团一起，趁黑夜向铁路桥及龙王庙的鬼子发起两面夹击。

下了一整天的大雨入夜后转为霏霏细雨。勇士们来不及擦去脸上的烟尘、雨水和血污，士气高昂地聆听团长吉星文那短促、低声而又刚劲有力的战斗动员。

他们除去了往日的行囊，只带了系着红缨的大刀和手榴弹。一声出发令之后，许多战士来不及沿绳梯而下，便飞身跃下城

去。

在西苑与宛平之间的大道上，二二〇团谢世全团长正粗声大气地催促士兵们加快步伐。

这谢团长，典型的行伍出身的军官。人送外号谢别子，因为他有一股子牛劲，这种犟牛劲用在战斗上，往往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他今年刚好 30 露头，身高体胖，嗓门特大，打起仗来也毫不含糊。

这时，他同士兵一样，腰上插满了手榴弹，背上背一柄令鬼子心惊胆战的大刀，在队伍的后面压阵。

夜 12 时，二一九团和二二〇团两支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出其不意地向铁路桥和龙王庙的日军展开了夹击。

大刀从士兵们身上的皮刀鞘中抽出，闪着复仇的寒光。中国军人齐声呐喊，冲向敌群，那喊声，传出数里之遥。

日军猝不及防，有的还在梦中便成了刀下鬼，有的东躲西藏，有的跪地求饶。昔日骄横的武士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面前威风尽失。

一个年仅 19 岁的不知姓名的新兵，凭着在家乡练就的武术，学着老兵们的样子，居然连砍日军 13 人，并生擒 1 人。只是在战斗即将结束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在龙王庙争夺战中，二二〇团一营一连连长得特别英勇，据士兵们回忆，他是最先冲上去的，又是抡大刀，又是甩手榴弹。战斗结束时，人们在阵地上怎么也找不见他，原来他的遗体被敌人的尸体压住了。他身上被鬼子捅了七刀。

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孙，头上有一块疤痕，便送他一个外号“孙秃子”。

由于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铁路桥上，龙王庙旁到处是日军

的尸体，日军一个中队几乎被全歼。

到 9 日凌晨，我军一举夺回铁路桥和龙王庙，在卢沟桥车站指挥的日军旅团长河边险被生擒。大队长一木清直被当场击毙。我方官兵伤亡 38 名，二一九团金振中营长也身负重伤。

卢沟桥的炮声不仅在北平上空响彻，也很快通过电波传到了庐山、南京、延安乃至全中国。

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以最快的速度将卢沟桥抗战的消息，传到了中共中央。

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就关注着华北局势的变化，对二十九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在二十九军中，不论是在上层、中层或下层都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及组织，就连抗击卢沟桥地区日军的计划都是由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准的。

因此，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中国共产党最先获悉，并很快作出反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7 月 8 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通电疾呼：“本月 7 日夜 10 时，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同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还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等红军将领的名义，代表全体红军指战员给蒋介石去电：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